

散文 佳作 劉嘉愷 筆名/嘉愷

個人簡介：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學士班一年級

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一年級

系學會新聞部部員、烏克蘭麗手、諮商中心志工

曾得過高雄青年文學獎靚文青組散文佳作

獸

在被落下一連串輕吻後，他忽然感覺自己是破碎的軀殼、了無新意。窗外的雨滴滴答答的落下了，天空跟他的臉一樣灰濛濛，他們都被遺落在這個世界。

清晨凝滯不散的霧裡，有幽微的 K 和哭到眼睛發腫的他。他們擁抱了好久好久，遂發現這只是一場廉價的夢。他不知道正常還不正常是什麼，但這卻是父權結構下的一把利刃，將世界分成了男生和女生，多庸俗的二元論。

他總能循著某種抽象道路的原形回去，習慣著把雜毛和捲毛隱藏起來，試著久而久之將自己騙過去，不是少數而是多數。我要變正常，我要變成正常。

俯視光燦時光裡的失溫與悸動，他忽然好想哭。

「也不是什麼都留不住呀，你知道的。只是你必須原諒這個世界，還沒溫柔地被我們推翻」

竟然像痛的感覺。

高一那年，滿城飄落梔子花的季節，他就對 K 有感覺了。也不是說特別陽剛，而是他飽滿的膚色總能給他安心的感覺，他總是在

臆測 K 是不是每個夏天都去海邊衝浪。但都不是確切答案。K 比他大了一屆，喜歡有事沒事勾答著身旁女生好友，大家都以為他交了好多女朋友、也換了很多女朋友。但他從沒親自證實，但也不否認。

他向女閨蜜小美分享這種不可思議的感覺時，毛髮都會特別豐厚，眼睛都會特別炯炯有神，甚至還散發一種奇怪的費洛蒙。小美覺得可愛，他早已輕輕接住眼前這位男孩的純情與溫柔，並準備好要陪伴他一起釋放。

男人告訴他要多打籃球，男生如果不會打籃球就不配成為男生。還要吃很多，學很多，三角函數和地球公轉自轉的傾角、動質量守恆和莫耳數平衡定律，男生數理要好不然會被女生嘲笑。告誡他要試著交交看女朋友，有了要帶回來讓男人鑑定。

這些句子早已在他心中麻木，他甚至無法抗衡什麼。選擇和被選擇之間的落差到底有多難受，他甚至無法思考。

「你愛深山裡的獨角獸還是小王子的玫瑰花？」在一起的那一天 K 拋出了這個問題。

他沒有回答。因為兩個都很獨一無二，他沒有辦法判斷哪個比較好。

K 沒有失落，他開心地騎著腳踏車載他去海邊吹風，畫面像極了莫文蔚有一首歌《慢慢喜歡你》當中的歌詞：

「騎著單車還有他和他的對談」

腳邊的空氣甚至為他們而轉動，愛可以讓自然萬物都形象化，這是他們學到的，很重要的一件事。

日落後，天空很快地就癱了下來，模糊的愛意、語境、海水，特別引人入勝。他們什麼都不做的虛擲了一整個夜晚，再看太陽緩緩從地平線升起，撐起整個天空。

「你覺得，看太陽的角度是什麼」K 又再次拋出問題。

「九十度呀。我把頭從前方轉到你時剛好九十度，你就是我的太陽，溫暖著我的心」

「幹你也太會了吧，好可愛」K 的聲音尖銳起來，他卻聽得意猶未盡。

海的另一邊是這個世界的盡頭，他忽然感到顫抖，可是卻不害怕。任這種心情在海邊馳騁，他們盡情兌現，無所畏懼。

他是男人的一半。

竟然是某種長途跋涉的恨意，無所不用其極地蔓延開來。

交往之後他的毛髮就異常茂盛，像一隻小獸，未完全發育好的小獸。他開始意識到無法隱藏，遂開始擔心男人的責備。

但他不知道男人的責備背後脈絡究竟是什麼。

他跟 K 在一起的日子，小美有點失落，他的毛髮終究不是自己

可以馴服的奔馳。她很清楚，所以只能祝福。

K 有一段時間和陳君走得很近，說是因為公訓的緣故，他們被指派要一起跳雙人舞，但 K 是肢障，所以陳君要花大量的時間和 K 排練，教到他完全記熟舞步。

那是個搖搖欲墜的夏天，所有萬物都要融化的時光。他和 K 大吵一架，質疑他明明沒跳舞基礎硬要和陳君跳一隻合舞，是不是因為喜歡上她而故意接近她。

K 直接把書包往地上砸，所有的書本、鉛筆盒、水壺都散落一地，但其實最散落的還是 K 的心。

我只是想學跳舞而已，沒有別的意思。

K 隨即把所有散落的東西收拾好，頭也不回地離開教室，留下一張不及格的數學考卷。

距離學測還有好幾個月，但某些不具名的壓力卻直接在 K 身上鑿下刻痕。

他有點想哭，卻哭不出來。也許 K 才是最適合哭的人。

某個夜晚裡，他想起了國中曾因為被慫恿而告白一位女生的回憶，他覺得那段戀情有點荒謬，因為他不是真的喜歡她。

風中馬尾和短裙的痕跡不適合他，毛髮顏色和他相同的小獸才是他心心念念的。

他遂拿起手機打給 K。K 顯然不生氣了，才願意接他的電話。

「我沒辦法原諒自己的荒謬，我總是覺得，自己在傷害那位女孩」

「你不必原諒自己，但你必須原諒世界。這樣就夠了，好嗎」

他不懂 K 真正想表達的意思是什麼，就像玫瑰和獨角獸這個問題一樣，他總覺得 K 想表達的不只這些。

K 和陳君的緋聞在學校鬧得沸沸揚揚，每班高二的學生都在對 K 調侃。

「兄弟，唉叻不錯喔你，跳舞跳到在一起也是蠻厲害的」

「人家陳君那麼正，你們根本是美女與野獸的愛情吧」

K 的確是野獸。但，是他的野獸。

他有點難過，卻不知道該怎麼排遣這些悲傷。他明明和 K 在每個校園的角落接過吻，卻只被認定為學長學弟間的朋友關係。而 K 和陳君卻只是因為公訓一起練舞而已，就要莫名其妙被湊在一起。

世界好荒謬，無所不用其極的荒誕。

K 接下來要考學測了，以後呢？他跟 K 之後會變得怎樣？

是疑問句。但世界沒有回答他，他可能是被錯過的人。

他忽然想起那張從 K 書包掉出的不及格數學考卷，覺得某種寒意爬滿全身。

K 在升高三前的那個暑假，和他去電影院看了《分裂》。

K 剛考完第一次模擬考，成績不理想的表情全透漏在他臉上。

「我爸跟我說叫我之後填醫、藥相關的科系。偏偏我數學和自然就很差」

他沒回應 K 的焦慮，只是緊緊將 K 的手握緊，然後親吻他一下。

片中驚悚的畫面經常讓他被嚇到而顫抖一下。驚悚歸驚悚，但他總覺得，裡頭擁有二十四種人格的男主角是他的原形，是這個社會讓他們都生了病而分裂出的人格。

第二十五種人格，是一頭超越自我身體極限的野獸。

他有點感動，因為終於有一部電影是反應他目前為止的人生。

高三壓力大的時候，K 會約他到他家做愛。如此私密又不失甜蜜的時光裡，他們好像可以任意存取某一部份自己，拋出去剩餘給對方。一連串輕吻後的喘氣，堆疊著下次高潮後的溫存。

「發現自己是獸的時候有點慌張，但經常不知道為何」K 說話了，他看起來有苦難言的樣子。

「欸，你真的沒喜歡過女生嗎？你的家人呢？他們會跟你談感情方面的問題嗎？」

K 的表情有點失落，他甚至故意將眼睛闔上，好像假裝什麼都沒發生。

對不起，我不知道。K 還是勉強擠出這些破碎的字句。

「發現可以馴服你的時候，我很開心。可是最近的我，開始有點擔心你」

不要墜落，不要。失速的感覺很不好受。

冬天很冷，光陰迷離渙散，有一段時間他總是自己一個人讀書，一個人吃著晚餐，一個人搭著公車回家，像習慣偽裝成少數者一樣的遊戲。他也常常一個人陷入和男人怪異膠著的關係。而 K 總在學校圖書館奮戰到很晚。

「你怎麼他媽不像男人一點，男不男女不女的，怪裡怪氣的」

他終於明白 K 那晚所說的，你必須先原諒這個世界，是什麼意思。因為不只男人說過這一句話，印象中其他長輩或老師也曾說過相似的話。

他有點想哭，卻忍了下來。

分手後的泰半光陰，他都在小美懷裡哭泣，日夜不停的哭，像壞掉的水龍頭般，毀損的瑕疵品。

直到耗盡所有力氣，他忽然意識到自己是斷角的獨角獸和凋零的玫瑰，再也完整不起來。

看見太陽的角度從此變成，零。

男人照常只關心他的成績和有沒有交女朋友，絲毫不關心他的生活。

就連他被摔成碎片，男人也都不知道。或許在男人的世界裡，性別只有男生和女生，而男生必須愛女生。

分手的場景他已記不得，只知道 K 把學測搞砸，而他認為是談戀愛將這件事情毀掉。

其實只是跟自己過不去而已，對吧？

「我很愛你。但你必須要原諒這個世界，惦記它的不完美」

不是玫瑰不是獨角獸，什麼都不是。

他遂發現 K 在離開之後身上所掉的那些毛，屬於小獸的毛，有著悲傷的顏色。

但他早已不知道悲傷是什麼顏色了。